

落葉歸根

樂享天倫

【編按】淪落異鄉地悲淒，非親身經歷者，難以深體個中苦楚。尤其部分隻身在臺榮民們，猶如陳之藩筆下「失根的蘭花」一般，根浮於空中，未免有不知身處何方之憾？因此，重返故里，落葉歸根，似已成此生未了心願。

民國八十一年政府制定公布「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」（簡稱「兩岸條例」），其中第二十七條相關規定，使輔導會繼續照顧長居大陸榮民，於法有據；次年輔導會並配合訂定「就養榮民進入大陸地區定居就養給付發給辦法」，規定對安置就養返鄉定居榮民，每年發給一次就養給付，務使返鄉定居的榮民們，晚年生活無虞。

政府自民國七十六年開放大陸探親以來，兩岸關係持續發展，當年隨政府來臺的國軍官兵，離鄉背井四十餘年後，年歲漸高，思鄉之情愈發殷切，尤以國人落葉歸根，回歸故里的傳統想法，使得單身就養榮民紛紛反映，期盼政府能核准其返回大陸故鄉定居，同時繼續發給就養生活給付，以償其返鄉與親人樂敘天倫、頤養天年的心願。

繼續發給就養給付和傷殘撫卹

有鑑於年長榮民思鄉心切，為完成其返鄉探親或定居的心願，政府於八十一年七月三十一日制定公布「兩岸條例」，於第二十七條明定「本（輔導）會安置就養之榮民，經許可進入大陸地區定居者，其原有之就養給付，仍應發給」，其後歷經多次修正，八十六年五月十四日，將原條文修正為「其原有之就養給付及傷殘撫卹金，仍應發給」。至九十二年十月二十九日，再將原「經許可進入大陸地區定居者」條文，修正為「赴大陸地區長期居住」，並增列「就養榮民未依前項規定經核准，而在大陸地區設有戶籍或領用大陸地區護照者，停止領受就養給付及傷殘撫卹金之權利，俟其經依第九條之二規定，許可回復臺灣地區人民身分後恢復」。



↑民國九十九年四月，彰化榮家保健組長費廣明（右一），赴大陸訪視居住安徽阜陽老家的榮民袁振法（右二），關心生活和健康狀況，並與其侄兒、侄媳合影。

系列五之三；文、圖：輔導會第二處

輔導會依據「兩岸條例」，衡量兩岸法令及交流狀況，於八十二年一月十四日訂定「就養榮民進入大陸地區定居就養給付發給辦法」，規定輔導會安置就養之榮民，經許可進入大陸地區定居者，其就養給付每年發給一次；本辦法其後歷經多次修正，至九十三年二月二十八日改為半年發給一次迄今。

訂定作業要點 適時適切服務

為使就養榮民進入大陸地區定居、榮民就養給付及傷殘撫卹金等發放方式的相關法令，能更為周延，輔導會於九十三年七月二十九日訂定「赴大陸地區長期居住就養榮民指紋驗證作業要點」；九十六年一月二日訂定「全部供給制就養榮民長期居住大陸地區就養給付作業要點」，每半年實施指紋驗證及就養給付匯發工作，並於九十八年十月五日訂定「大陸地區長期居住就養榮民聯繫服務作業要點」，各榮家均主動協助赴大陸長居就養的榮民，提供及時、適切之服務照顧。

輔導會自八十二年開放榮民赴大陸長期居住以來，完成許多年長榮民返鄉定居的心願，一解思鄉之愁，長居大陸的就養榮民人數，至九十年，達到最高峰之六、一〇一人，其後人數隨著榮民年邁、凋零，逐漸減少，至本（一〇〇）年十月僅二、四四二人，平均年齡達八六、二歲。由於赴大陸地區定居榮民，散居大陸各角落



↑民國一〇〇年七月，馬蘭榮家輔導員劉興華（左），訪視住在廣西省桂林市的榮民文其揚（中）夫婦，並代表輔導會曾主委致贈禮品。

輔導會秉持服務照顧榮民職責，及為瞭解榮民生活狀況與就養給付匯兌情形，於八十三年十月報奉行政院同意，每年分上、下半年各一次，派員前往大陸地區，抽樣訪問定居大陸的榮民，實地瞭解其生活現況；若發現有滯留大陸的榮民，便深入瞭解其遭遇，協助解決困難；如有指紋驗證模糊不清者，即協助重建指紋卡，輔導會派員深入大陸探訪榮民的作為，深獲肯定。

結語

為配合政府「開放大陸探親」政策，本著「服務照顧榮民」的宗旨，對大陸長居榮民所遭遇的困難，在相關法令範圍內，均盡全力協助解決，使榮民們感受政府及輔導會對他們服務照顧的重視，在歷次處理過程中，能深切體會出大陸長居榮民及其親人，對政府和輔導會感激之情，已獲普遍認同，輔導會將持續提供更周延的服務與照顧，以保障榮民權益。



憶四四南村

——每到黃昏時刻，各家門口升起小火爐，只見炊煙四起，鍋鏟聲此起彼落，真好比是「一家炒菜萬家香」。

文、圖：賀秀蘭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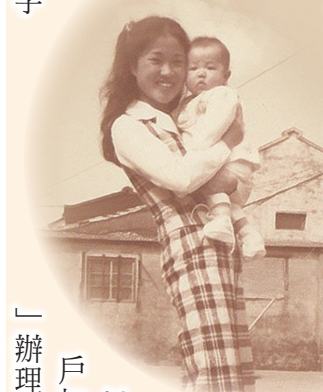
佇立在臺北市東區一〇一大樓觀景台，我試著找尋兒時生長所在——「四四南村」，但除了幾排火柴盒般的房舍外，靶場、籃球場、信義國小（前身為四四兵工廠子弟學校）、四四幼稚園、托兒所、「咕嚕馬道」……，都被一棟棟矗立的高樓大廈取代，再也拼湊不出舊時情景。

「四四南村」位於台北市三張犁，約在今信義路五段和基隆路二段之松平路、莊敬路一帶，是聯勤四四兵工廠（後改稱二〇六廠）員工

之南而得名。

四四南村

眷舍主要以木材、竹籬、石灰及瓦片建築而成，為一連棟式的平房，採「魚骨狀」的架構排列，分甲字號、乙字號、丙字



蘭抱著強強中的外甥，在四四南村留影。

見誰家多推出幾公分來，守分之心，較諸現今人的「精算」，要單純多了。

先父賀瑞森隨著武漢兵工廠來臺，與母親王德勝轉住進四四南村，大姊、二姊不幸因出麻疹高燒不退相繼夭折，習慣性流產的母親在父親悉心調養下，又生下我們六位兄弟姊妹，父親微薄薪水不夠開支，便利用晚上到附近小工廠兼職。那時我念國小低年級，天微微亮，見母親起床做好早餐，也到鄰村幫人洗衣服，貼補家用，一洗就是三家，近午再趕回做中餐。身為人母後，每憶及此，不禁鼻酸眼紅，那是一份怎樣的毅力？支撐父母走過那段艱辛歲月！



↑民國五十八年，賀秀蘭（二排左一）和父母（右二、左二）、兄弟姐妹的全家福。

每逢颱風來襲，村裡的父親輩使用門板墊高門檻防淹水。夜裡停水、停電，昏黃的燭光，在狂風怒吼中，顯得格外單薄。直到天明，屋外一片汪洋，水面漂浮著到處閒逛，讓我好生羨慕。這時兵工廠也派人開著橡皮艇挨家挨戶地送麵包、饅頭，那種場景，至今仍深印腦海。

在兵工廠和南村之間的拇指山上，亦即今四獸山上，有座煤礦，運煤車從山上經過村子後面的小鐵道，四個輪子行駛中發出咕嚕、咕嚕、咕嚕的聲音，因此取名「咕嚕馬道」。緊挨著咕嚕馬道的是一片稻田，春耕時可見到老牛犁田、農人插秧；秋收時又忙著割稻、打穀，收割後的稻田裡，鋪滿稻草，一束一紮，堆得像茅草房。我們小孩子，不分男男女女，玩起「勇士們」的遊戲，隨手拔起稻草，連著土塊，就是現成的「手榴彈」，霎時「烽煙

相看是故人

文：陳雨松

——老友大都與我年齡相若，景況概同，也或是病了，或年齡老邁。……其實內心裡寂寞難耐，不時懷念故人。

退休多年，家居生活恬靜安適，怡然自在，也常有老友往來，互通音訊；我以為人到老年，能享有如此悠閒，非常滿足。不料，好景不常，不知從何時起，身體漸漸出現狀況，大病小病，陸續滋擾糾纏，幾無寧日。

病中無聊，思緒紊亂，常常追憶往事，懷念舊友，但老友們漸失聯絡，讓我想起唐詩人孟浩然《歲暮歸南山》詩中，有「多病故人疏」之句，寫其病中朋友失聯，感嘆人情冷暖。當一個人在病中無奈之際，難免會覺得世事無恆，腦子裡會有許多聯想。我躺在床上，尋思這句詩，竟也不禁黯然。

我何其有幸，雖然多病，但有妻子兒女時刻陪伴照料；家有藏書滿室，任我隨意閱讀；縱然此時老友們也是疏於聯絡，在我心靈感覺上，尚不至像那首詩的最末兩句「永懷愁不寐，松月夜窗虛」，那樣的落寞冷清。

我不以為老友們近年音訊杳然，是因為我多病而疏遠。我想到我自己不也疏懶嗎？近年來又何嘗沒有疏遠

【作者速寫】陳雨松先生，民國三十八年入伍，服役陸軍三十年後，外調臺灣省訓團至八十一年退休。

四四南村

小檔案

四四南村，位於台北市信義路五段二十四巷五弄內，民國三十八年，聯勤四四兵工廠為安置員工和眷屬而興建磚造平房眷宅，計四六八戶，列管單位為前聯勤司令部。九十年間配合國防部眷村改建，部分建成世貿新城國宅，部分建成信義國小，保留部分眷舍及土地，規劃為眷村文物館。

【作者速寫】賀秀蘭女士，榮民主眷，松山高商畢業，民國七十年通過國家考試，擔任公職至今。夫婦陸軍官校畢業，服役陸軍二十餘年。